

阅
WORLD
READING
DAY
读

在当代文坛,王跃文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作家。他著有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朝夕之间》《苍黄》《大清相国》等,小说集《漫水》《无雪之冬》,随笔集《幽默的代价》《无违》等。在新散文集《喊山应》中,王跃文梳理了他的文学创作历程,阐释了他对文学和人性的理解。读之,能从感悟到人间清醒的立世独白。

人间清醒的立世独白

◎张光茫

这本书是王跃文对自己31年文学之路的回顾,也从某一个角度客观反映了中国社会31年来的历史变迁。书中,王跃文由故乡淑浦的历史文化、风物人情及家族亲人故事着笔,力求探寻出其人生经历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他真实记录了在作品创作及出版前后的思路历程,并针对性地阐释了他对小说创作的理解,审视了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得失。王跃文以质朴畅达、幽默睿智的艺术气象,将他的文学之路与人生轨迹交叠,追溯他文学创作的精神脐带,原生态地呈现出他对人性的敏锐观察,记录了他在见证历史中反复确认自我的心灵旅途。

王跃文是一名风格独特的作家,凭借对生活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洞察,怀着悲悯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秉笔直书。他笔耕不辍,作品每出必爆,对于自己创作的灵感来源,他在“我的文学创作”中写道:“我只是爱着文学,就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我浸染红尘日久,耳闻目睹,亲见亲历,胸口时常激荡起悲悯和哀伤。如果我是画家,也许会在画布上挥洒很多惊世骇俗的色彩;如

果我是歌者,也许会一路行吟长歌;可我是作家,就写小说。”关于写作者的使命,王跃文则坦言:“我没有想过什么使命和责任,最多只是出于作家的本能。”

王跃文的文学创作,已经充分展现了他作为当代严肃文学重要作家在多个层面的杰出成就。从《国画》到《大清相国》,从《漫水》到《爱历元年》,王跃文的小说作品不断满足着读者多层次的审美体验。而王跃文自己又是如何定义好小说的呢?他说:“我心目中的好小说,首先它是真的,甚至比现实还真。所谓‘比现实还真’,似乎逻辑不通,它指的是经过了作家对现实的提炼与祛蔽,呈现出一种本质上的真。这真中肯定有美善的一面,但也不能回避残酷黑暗的一面。小说家的良心,就是不能在真相面前转过脸去。”

对于文学语言,王跃文强调文采和形象是文学飞翔的双翅。作家要训练形象思维,五官全开地观察世界;重视形象写作,用描述性而非抽象性的语言。同时指出写作时应多使用名词和动词,名词越多,世界越辽阔;而动词则旨在描述人同世界发生的关系,

文学所展示的正是这种关系。他还写到,文学语言要有多样性,典雅如《红楼梦》,通俗如《金瓶梅》,精致如沈从文,粗放如莫言,绵密如雨果,疏简如海明威,晦涩如乔伊斯……在他看来,文学的语言世界应该五彩斑斓、万籁俱响。

王跃文身上有着不断变化的标签。有人读《国画》,说他是官场小说家;有人读《大清相国》,说他向历史小说转型了;有人读《爱历元年》,又说他的小说向都市小说转型了;他写《漫水》那样的乡村小说也有不少,是否据此也要认定他是乡村小说家呢?王跃文说:“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有所谓转型,只能说明我创作题材多样。但是,写作的过程,也是作家成长的过程。”他还提出“作家必须有自己的文字面目”,并以自身为例,他的作品文字风格皆不相同。他说:“马尔克斯的语言则具有时空的大跨度和细节的高密度的特征,因此,这位作家才能用凝练的文字写出100年的故事。”

新书缘何起名为“喊山应”?王跃文解释:“我家老宅门口是山间平地,尚算开阔;四周却是群峰耸峙,山高洞

深。乡下人独自走山路,或在山间劳作,寂寞了就大喊几声,回声随山起落此,即喊山应。心里灵空的乡下人闭上眼睛喊山,能从喊山应里听出山的模样。我的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喊山应呢?文学,是寂寞的人,做的寂寞的事。我写过的那些人和事,那些时间和空间,那些实和虚,那些真和幻,都是人世的回声。透过我的文字回声,或许能看出人世的模样。”

王跃文以小说名世。他像包括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斯在内的许多拉美作家一样,对权力这一主题特别着迷。他早年间说过:“人最可悲的是活得不明不白,最可怕的却又是活得太明白。”他依然在认同这句话。“人生太复杂,社会也太复杂,把什么东西都看得过于清楚会很受用。用看破的心态比较好。我们不要当瞎子、聋子和哑巴,可以把生活的真相看得清楚一点,但看清楚后该怎么办,这就要看自己的修为和智慧了。”王跃文说他遵奉这样的人生信条,那就是:守住做人的基本底线,好好地做人做事,不要因为生活复杂、人心复杂、社会复杂,就把自己的人生变得复杂。

年华几许,浮生依然

◎刘学正

“曾经,有个春天,有座春山,有条小径,有一带百转千回的芳草画下不可思议的轨迹……我,也是小草一茎吧?当巨大的美好经过,我甚愿亦因而熏染到一缕馨香。”这是步入耄耋之年的著名女作家张晓风,用温柔恬静的笔触,所刻画的回望过往人生的深情凝视和内心独白。她新近出版的散文集《走过春山草自香》,把读书写字、食粥饮茶、观物赏花、人情世故等生活点滴娓娓道来,看似信手拈来的寻常事、平常人,在其笔下化俗为雅,自成一格,蕴含着对人与自然、来路与去程的深沉思考。

在散文创作中,张晓风着力对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阐扬,将雅致的古意弥散于字里行间。书里,她由《论语·季氏》中“趁”字的涵义,感慨古代人习以为常的传统礼仪,在今天却变得甚为少见;从《水经注·谷水》中“樛”字的

读音,延伸到客家人所讲的“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因为田卖了,还可以再买回来,语言一旦断绝了,就永远消失了。她认为,《花间集》显示的“山的那一边”的、一千年前的西南地方的“远域美学”,是亦正亦俗、亦艳亦雅的。花间诸词之美,美如逸出中原美学之外的一匹古代蕃锦,对于生长在“海的这一涯”的人而言,也颇有“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的相识相稔之感。

对于自然万物,张晓风始终保持一颗敬畏之心,这也体现在她的作品当中。“希望有一个动物园,把动物都请出笼子,到园中散步,而请各式各样的人坐在笼子里供动物观看……”她饶有趣味地如此建议,并发问:“人为万物之灵”,真的吗?这里的“笼子”更像是一个隐喻,以换位思考的方式,规劝人类“要常存感激心和负疚感,这样

才会去善待别人。对动物,也当如此。”在多篇散文中,她为逐渐消失的黑熊落泪,为丢失天性的小水獭担忧,呼吁把鹿看成美丽的生物,而不是“皮毛和肉块的提供者”,仁爱之心、悲悯情怀,跃然纸上。无怪乎诗人席慕容曾称赞她“眼眸清澈,已能通人言兽语”。

其实,不仅是动物,即便从不作声的植物,张晓风也能平等对待之,譬如一行生长在水泥废墟里的柑橘树,就足以让她为生态的修复而欢欣鼓舞。书中收录有一篇关于“茶枝茶”的文章,“茶枝茶”即制茶过程中剔出的茶梗与粗叶,“一般人是在办丧事的时候用它,办丧事,人来回,都用好茶招待,那要很多钱,所以就用这种茶枝,泡它一大桶来给人喝。”然而,这种不入流的便宜货,并没有被其区别对待,且在亲自品尝后,连呼超出预期,甚至“让我今春的茶盏中,

别有一番意外的来自山林的因情物深情而生的馥郁祝福。”

以纯粹的心境写作,每一行、每一页汉字都是现实生活的一种观照。“麝过春山草自香”,非为新语,出自唐代许浑的《题崔处士山居》。以此诗句借作书名,或因为这种“香”不是飘飘渺渺的花香,而是实际地让人感觉到生活的真实性,穿越千年时空,依然别有魅力。

世上万般美好,皆有余香遗落。岁月流逝,年华易老,但一个真正生活的人对美好的追逐与渴求不会停歇,始终充满活力。在该书后记中,张晓风意味深长地写道:“我不知道自己能活到几岁,但只要有一口气在,我还是会把我自己好好地呈现出来。把我从文学或者文字所领受到的美分享给自己的族人,因为民族是靠语言和文字来集结的。”

最忆是杭州

◎彭忠富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白居易晚年在洛阳寓居,写下深情的《江南忆》来怀念在杭州的三年流金岁月。想象千年前的洛阳院内,白家班红袖歌舞,清音曼妙,已到人生暮年的白居易在舞榭歌台间,把对江南杭州的相思,又有多少寄托在了白家班花魁的红衫翠袖上。让白居易念兹在兹的肯定不止灵隐寺、那亭和钱塘江大潮,还有西湖、醉白楼、白堤和白乐桥。

以白乐桥为例,现居杭州的资深媒体人萧耳指出:如果想拾得一段慢时光,你可以从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地方出发,到杭州白乐桥来。你可以每天在此无所事事,无非是漫步、静阅、品茶、望山、戏水、问佛、养心。黄昏时,乘兴到路边的小饭店喝一杯小酒,叫几碟小菜,和当地的村民拉拉家常,

就像当年白居易在杭州时那样。流光容易把人抛,但杭州不会。萧耳指出,杭州有美人,有处士,有大师,有帝王,有大守,有侠客,有法师和道人,有万贯的豪奢,一庐的清寒,都在这座城池的 wheel 里。

萧耳认为,杭州历来是一片尊重个体感受的土地,如埋香骨于青芝坞的南宋女诗人朱淑真,在西湖边西泠桥侧的钱塘名妓苏小小等。历朝历代在杭州留下生命印痕的名人不胜枚举,譬如林逋、柳如是、苏曼殊、章太炎、林徽因等,他们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仰慕者来此朝圣或探寻。

萧耳最新出版的《流光记》是一部关于杭州历史文化的随笔集。作者以一个漫游者的姿态,游走在杭州各处,步履江南,引出如烟的往事尘前,为千年历史古城杭州描绘出一幅独具精神气质的人文画像。本书包括“蕙的风”

“朝的阳”“正的午”“碧的影”“慢黄昏”“夜航船”六辑,从西湖起,至城外,又回到西湖,一步一景一故事,分述历史记忆中杭州的清气与孤高、大气与风范、阳刚与优雅、婉约与魅惑。作者笔触细腻,情感缠绵,观察细微,思考独到,堪称杭州历史文化读物的翘楚。

一本《流光记》,浸润了数个世纪的江南烟雨。萧耳采用文学手法表达西湖的文化散文,将“文人的历史”“文字的历史”“建筑的历史”穿插于杭州散事中,为解读杭州历史文化提供了一种别致而难得的视角。譬如在随笔《醉白》中,作者谈到了“醉白楼”的得名过程。白居易在杭州为官时,公务之余经常到位于茅家埠的赵姓酒家买醉,为其题词“醉白楼”,还在无意中演化出了其招牌菜“醉白元宝鸡”。醉白楼至今犹存,让各地前来追寻白公遗踪的游人浮想联翩。由白居易在杭

州留下的遗迹延伸开去,作者娓娓讲述了盛唐杭州达官贵人的文艺生活以及《霓裳羽衣舞》与白居易的关系,从而折射出大唐盛世的斑斓色彩。

